

鸡肋编

宋·庄绰著

上海书店

宋·庄绰著

《宋人小说》之十六

鸡 肋 编

宋·庄绰著  
上海书店

本书据涵芬楼旧版影印

鸡肋编

宋人小说之十六

宋·庄绰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7/8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

ISBN 7-80569-270-X/I·85

定价：3.10元

# 雞肋編卷上

宋 莊季裕 撰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莫能曉楊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部鈔閣本作如可惜公歸計決矣阿瞞之績無見於策而其空

言竟著於後是豈非雞肋之腊部鈔閣本作惜邪然方其攝蘆菔鳧茈而餓於牆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爲愈矣予之此書殆類於是故以雞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

裕云

歐陽文忠有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尙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答云它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余少時聞人謂吏部乃隱侯非文公也翰林詩無三

千亦非太白後見沈約傳雖嘗爲吏部郎及稱謝朓原刻作朓兩  
閻本均作朓兩云二百年來無此詩謂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餘年舉其全數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餘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則遠矣則吏部蓋指韓也鄭谷有題太白集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語加於退之以對翰林三千首耳詩年之原刻校云豈數安在如書馬數馬乎

筋屐

鈔閣本作筋屐都鈔閣本同胡

之謎載於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

土弓長白水非

誤作紺都鈔閣本

衣耶金刀千里艸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

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任是凶年也得過又作謎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妝愛向風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專以文字都鈔閣本作事爲戲常爲令云有商人姓任名飮販金與

錦至關

邵紗閣本  
原字均作門

吏告之曰任飪任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

日曰昌堂兄弟目木相親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今鉛又云掘地去土添水成池皆無有能酬者又爲

原刻作有爲元紗同但提行另起  
邵紗閣本作又爲說郭同變改

申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

入州在村裏只在村裏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兄第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餌字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京師賣生果

胡紗閣  
本作柰

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令勃

勃然人方以新而爲好至食者須雪去之元祐中有李閱

邵紗閣  
本作閱待

制字子光朝中戲以爲謎云賣者不識買者識蓋以識爲拭也

元豐中有以當時士人姓名爲對者如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

又有江鬲人亦戲云江鬲隔江問巫馬期騎馬無未有對者元祐

中有石萬石授石州離石縣令人訝其遠宦云要令後世無對元豐中又有馬子山騎山子馬之句偶有姓錢人任衡水知縣人遂以錢衡水盜水衡錢其人聞之大怒欲辨其事對者謝曰君雖實無且欲與山子馬爲偶耳

大觀中有曹孝忠本醫工也得幸於時遂任子爲文資胡紗閣本  
誤作賈擢置館閣其子因與父相詬既至館中氣尙未平獨坐屏處時秋陽方烈爲日所射久不遷坐有同僚怪之間何故負暄乃大怒云家私閒事關公甚底問者初尙未悟久乃知之莫不傳笑旣而易爲他官又宗室仲輓知太宗正司以待漏院爲大小字如此者甚衆其長仲忽以聞亦罷此與前世澆手弄鼙聚憂伏獵無以異矣又有楊通者任提舉學事官上殿劄子云人臣而持主斧僭紊名器遂行禁止刊於續降敕中亦可笑者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濤恣彫療與濟逝爲韻種蒿苣云信宿

罷瀟洒與耳始同押後出塞云恐是霍票姚作平聲八僊歌押兩  
船字狄明府兩濟字酒字有三音而察但切側界去病爲票姚校  
尉服虔注漢書音飄搖顏師古云票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  
勁疾之貌也苟悅漢紀作票鵠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  
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詩人拘於聲律取其意而  
略其義也如濟濟清濟音雖同而義異故兩船字或者遂謂不上  
船爲蜀人以衣襟爲船余嘗至舟原初波云  
疑當作蜀中間土人則不然後見  
范傳正太白新墓志云玄宗汎白蓮池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  
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杜之所歌蓋此事爾

黃魯直送張謨河東漕使詩云紫參可攝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  
錢時范忠宣帥太原方論治多鑄廣故物重爲弊其子子夷亦能  
詩嘗云二字兩用本均無當易無字作兩用本均作爲雖乃可又一篇云虎頭墨妙能  
頻寄馬乳葡萄不待求議者又謂元妙維摩畫像一本足矣何用

多爲蓋貶駁他人易於爲工也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城之策况餘者乎

退之昭王廟詩今集中皆作工原滿目余親到宜城祠見刻爲工墳韓公井在焉今之道稍遠人無汲者小城甄氏之居猶相見也又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云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唐趙璘因話錄載此詩以保兩閣本均無保字爲主下二句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

健兒之語見於晉史段灼梁史陳伯之傳至唐尤多余少時過荆南白碑驛見豐碑刻唐官銜有招募健兒使其原刻校云有脫文碑石瑩白驛因得名或云後製說郛作置大晟樂取石爲磬未知信否

李杜蘇李之名尤著於世者以歷代所稱兼於文行故也余嘗以一絕記兩閣本均作紀其聞者大義終全顯漢廷杜李固名標八俊接英聲齊李

寄杜

文章萬古猶光燄

李白  
杜甫

疑是天私李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師

蘇武

陸李資歷文章亦等夷

蘇味道  
李嶠

思若涌泉名海內

蘇通  
李久

從來蘇李擅當時

處州龍泉縣多佳樹

八  
五字胡紗開本作處州有佳樹  
都紗開本作龍泉有三字胡紗

地名豫章以木而著

也山中尤多古楓木

兩  
均作樹

其根破之文若花錦人多取

二字元紗  
作取以

爲

几案盤器又雜以他木陷作

兩  
均作爲

禽鳥花艸色像如畫他處所未見又出青瑩器謂之祕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製樣

須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見士大夫有間

兩  
作間有均

用蠟

元紗作蠟  
紗開本同

胡裹咫尺之木

以書傳言謂之柬版既便報答又免謬誤其後事欲無迹者廢紙而用版浸爲金漆之類其製甚衆加以緘繩有盛以囊者至崇寧時家有數枚自非遠書公禮幾無用箋楮然利害所繫有濡紙而摹作元紗印字畫以爲左驗者俗之薄惡亦可見矣

鳳翔府園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手拓槐蓋爲中尉韓全誨等  
劫幸李茂貞軍朱全忠以兵圍城嘗徘徊其下也華州子城西北  
有齊雲樓基昭宗駐蹕韓建軍嘗登其上賦菩薩蠻詞云安得有  
英雄迎歸大內中者是也其石隄谷在城西南十餘里殺十一王  
處今有堂作釋氏十王像焉

陳州城外有厄胡紗閣本誤作瓦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  
佛云是孔兩閣本均作夫子像舊榜是兩閣本無是字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  
杜甫之作杜兩閣本均作杜字誤十姨天下如是者蓋兩閣本均作概不可勝數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脈知人吉凶雖  
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脈當作僧道然細審之  
小字也問之果爾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者余頗訝其別有

四  
開本元珍作然不

無然字作無然不

之三字

部珍

誤作

之三字

誤作

之三字

誤作

之三字

誤作

之三字

他術云法中脈出寸口者當爲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書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脈直事故目下災福纖悉均作本皆可見其書序云本唐隱者董威輦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術故以爲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脈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詩云飯抄雲子白瓜嚼水晶

元紗作  
鈔閣本同 郡

寒李義山河陽詩

亦云梓澤東來七十里長溝複

元紗作  
鈔閣本同 郡

塹埋雲子世莫識雲子爲何

物白彥惇云其姑壻高士新爲吉州兵官任滿還都暑月見其榻上數囊更爲枕抱視之皆碎石勻大如烏頭潔白若玉云出吉州土人呼雲子石而周顒子演云雲子雹也見唐小說而不記其書名義山謂埋於溝塹則非雹明矣疑少陵比飯者是此石也

楊何字漢臣甫

元紗作  
鈔閣本同 郡

田人也登進士第爲南陽士掾

元紗作  
鈔閣本同 郡

同

狂率喜功劉汲作帥就辟幕府金人破鄧全家皆死於兵始在鄉校以薄德取怨於衆人嘲之曰牝驢牡馬生驃子道士師姑養秀才蓋謂其父本黃冠母嘗爲尼也

襄陽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經旌表今

兩閣本無今字

門閥猶存介甫詩

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而史不書余攝尉襄陽嘗得尹孝子兩閣本有之字均母墓誌於臥佛僧舍以爲柱礎未暇取而罷然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

食物中有餓子又名環餅或曰卽古之寒具也京師凡賣熟食者必爲詭異標表語言然後所售益廣嘗有貨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歎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耳紹聖中昭慈被廢居瑤華宮而其人每至宮前必置擔太息大言遂爲開封府捕而究之無他猶斷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則箇人莫不笑之而買者增多東坡在儋耳鄰居有老嫗業此請詩於公甚勤戲云纖手搓

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  
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模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模易真本至於  
紙素破汙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  
廟乃兩開本均無乃字洗去祭服藻火而胡妙閣本無而字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  
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原刻作牘妙閣本改從未嘗滌手余  
昆弟訪之方授兩開本均作投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  
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  
鮮兩開本均作解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藉久之亦自遷  
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  
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  
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  
外郎知淮陽軍卒

禮文亡

元鈔作云

闕無若近時而婚喪尤爲乖舛

元鈔作元

如親王納夫人

亦用拜先靈合髻等俗禮

李廣結髮與匈奴戰謂

胡鈔開本作爲

始勝冠年

兩閣本均作婦少時也故杜甫新婚別云結髮爲君婦而後世初婚嫁者以男女之髮合梳爲髻謂之結髮甚可笑也其不經不可以概舉南

方之俗尤異於中原故習如近日

五字元鈔空缺

車駕在越嘗有一執政家

娶婦本吳人也用其鄉法以灰和蛤粉用紅紙作數百包令婦自登輿手不輟擲於道中名曰護姑粉婦既至門以酒饌迎祭使巫祝焚楮錢禳祝以驅逐女氏家親婦下輿使女之親男女抱以登牀尊章會客三爵之後其子出拜坐人設席子父

兩閣本均作婦原刻校云當作子父傍

飲三杯乃行合髻等諸禮頗多異事如民家女子不用大蓋放人縱觀處子則坐於榻上再適者坐於榻前其觀者若稱歡美好雖男子憐撫之亦喜之而不以爲非也喪家率用樂衢州開化縣爲昭慈太后舉哀亦然今適鄰郡人皆以爲當然不復禁之如士族

力稍厚者棺率朱漆又信時日卜葬嘗遠且惜殯攢之費多停柩其家亦不設塗甓至頓置百物於棺上如几案焉過卒哭則不祭唯且望節序薄具酒殮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

河朔山東養蠶之利雖於稼穡而村人寒月盜伐桑枝以爲柴薪爲害甚大每有敗獲估贓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繫以苦之則憚於囚衆單州成武令聶恣兗州人起於白屋知民間利病有獲此偷卽依法決遣而據所徵贓錢隨多寡必分十限付於其家遠都保伍畏於逃逸係累之急甚於官司如限三日卽已拘縻一月矣又量其情之重輕每限出頭加以箠楚雖欲一日併納贓罰里正諭意亦不聽輸於是一邑桑柘春陰蔽野人大受賜人有相讎害者於樹幹中去兩闇本有其字皮尺許令周匝謂之繫裏肚雖大木亦枯死有一夕傷數百株者此多大姓侵刻細民故以此報之也蘭蕙葉皆如菖蒲而稍長大經冬不凋生山間林篁中花再重皆

三葉外大內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內重一葉色白無文覆卷向下通若飛蟬之狀以春秋二時開莖短每枝一花者爲蘭莖長一枝數花者爲蕙本艸載蘭艸馬蘭澤蘭山蘭四種蘭艸葉似澤蘭尖長有枝原刻校云當作政案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引蜀深圖經作岐此文即蜀深圖經也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溼地澤蘭生下地雖原刻校云當作澤案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引此希異作生下地水傍下文歧節間作枝節間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溼地赤節四葉相值歧節間馬蘭生澤傍氣臭花似菊而微元妙無微字案和經史證類本草注與傍葉似蘭艸花心微黃赤又有木蘭乃大樹皆非騷人所歌詠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艸既唯生零陵山谷而莖葉部不與蕙相類豈二物不入藥用而遺之乎後至衡州開化縣山間多春蘭而醫僧允濟謂蘭根卽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艸本艸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隱居謂近道處處有之又與蘭小異然藥肆皆收貨爲白薇未知是否夷齊采食豈謂是邪味雖苦鹹大寒而無毒也